髮妻

盧進德

夜色漸漸稠了起來，而車流的速度卻慢了下來。他握著方向盤的手開始冒汗，因這幾近於阻塞的交通狀況。腕上的手錶告訴他，時間所餘不多了，距離他所預計的時刻。好不容易終於能擺脫車流駛入巷子，把車停進停車場。該死的電梯又延誤了他寶貴的兩分鐘。「還好，大概只遲到十分鐘，今晚曉涵的臉色該舒展一些了吧！」：他想。

走出電梯，他深吸了一口氣，然後準確地按響電鈴，一長聲兩短聲，這是多年以來就養成的習慣。三十秒過去了，但仍然沒有動靜，於是再度嘗試了一次；又另一個三十秒過去了，但仍沒有動靜。一種不詳的預感浮上心頭，他連忙自公事包內翻出鑰匙。

門開後，在近乎全暗的客廳裏，他隱約可以看到，他的妻子一個人枯坐在沙發上，正埋頭低泣著。不消說，又受了什麼重大的委屈，很有可能他又將有大麻煩了。打亮電燈，他一頭便鑽進書房，先拿出記事簿來查，她的生日，結婚紀念日，第一次約會紀念日……都不是。他放下心坐下來，又自我反省思考了五分鐘，確定自己沒有犯大錯後，滿懷信心走回客廳，他告訴自己：「今天我大概是無辜的，該是別人冒犯了我的太上皇吧！」

他在她身旁坐了一下，「涵，怎麼了，告訴我是誰那麼可惡惹妳生氣了呢？」他極度溫柔地試探著，同時右手搭上了她的右肩。但她仍然不言不語，只是哭泣稍稍添加了些聲勢。突然，她拿起梳子，開始梳理她那飽受燙髮劑摧殘，且在前些流行浪潮中剪短的一頭短髮。

忽然，他想起鄭愁予的一段詩。

「念此際你已回到濱河
想你在梳理長髮或是整理濕了的外衣
而我風雨的歸程還正長」

而此際，他卻在風雨中看她梳理早已殘了的短髮。那年，恰是他漫長醫學生涯的正式開始。在開往台北的國光號上，由於恰好和她共同擁有一面車窗，錯誤就此美麗起來，而點火線就是那誘人情懷的長髮。在旅途中，她曾一度茫然入夢，無意若有意的，她的頭就一直枕在他的肩上。後來，回到家裏，在整理頭髮時，意外的發現衣領旁留有一絲長髮，於是他就小心地把它保存了下來。

年輕畢竟是盲目的，尤其是這樣的美麗。就在戀情進行同時，他開始用小說的手法來寫日記。日記簿中的愛情比現實更加精彩動人。一場電影約會，在日記中可以記下，在一場賺人熱淚的電影裏，他第一次擁有了她的淚珠，在他折疊整齊的手帕裏。後來，現實中的他和她有了圓滿的結局，但他始終未能為他的小說寫下超俗不凡偉大的結局，只好中止，留一個未完成的結局。而那一絲長髮，他把它放在透明膠袋中，夾在日記的首頁。此後，這本淡藍色的最高機密，就一直深藏在書房隱密的角落。

突然，他掙脫他的懷抱，衝入書房，再出來時手上拿的，正是他那本淡藍色的日記本。「啊，不！」他不禁喊了出來。由她滿臉的怒意表示，她認為這未曾註明日期的日記，是偷情的記錄檔案。正在他不知所措時，她抽出了膠袋中長髮，在打火機的火焰下，髮絲旋即焦化。此際，他實在好想哭，為那錯誤的過去，若只擁有那本小說該多好。就在同李，她冷冷一笑，將日記本對準他擲過來，他結實地挨了一記。

然而，就在她轉身離去的同時，他開始大笑起來，直到她的影子淹沒在笑聲中而消失。他的腦海浮現了一個美好的計劃，只要兩三顆安眠藥，加上一個剪刀，實在太完美了，他就可以收集千萬次她剛剛燒頭髮的樂趣。